



你若天长， 我敢地久

ni ruo tian chang
wo gan di jiu

绯月西斜

著

你说了再见，

而我，却还在，

沉默，玄黄，却不相信，

你若天长，我敢地久。

《飞·言情》三年里程碑式作品

情歌荒芜系列2011催泪最强音 字字诛心
明知没有未来，却依然渴望与你天长地久

继《绝色倾城》后，新浪原创首席作家绯月西斜再写煎熬到极致的黑色传奇

荣耀巅峰的黑帮世子遭逢英雄主义的末路千金
她给了他多少爱情和信仰，他就给了她多少辜负和背叛

情歌荒芜
2



你若天长，
我敢地久，

ni ruo tian chang
wo gan di jiu

绯月西斜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若天长,我敢地久/绯月西斜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91-6487-8

I. ①你… II. ①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258号

你若天长, 我敢地久/绯月西斜 著

责任编辑 王 军 赖 亮

特约编辑 夏玉琼

美术编辑 陈 菁

装帧设计 何 鹏 袁 宇

封面绘图 新 野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0 册

开 本 165mm × 235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87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487-8

定 价 19.8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18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直到天长地久时

这个稿子改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又一次炼狱降临。每次改名字，对于编辑来说都要死上好几回。

改名字的时候我陷入疯魔状态，基本上和朋友走在一起，她说十句话，我都用一句话回答：“哎，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然后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她。

写下这八个字的时候，我焦躁如狂的心终于定了下来。透过这句诺言，我仿佛看到了站在荣耀巅峰的沈时久，对着满身惊尘的宁无殊说：无殊，这个世上真真假假难以分辨，可也许只有我爱你才是真的。

此时的宁无殊早已非同往日，父亲去世，南菁会易主，沈时久取她而代之。他反对娶她，却取代了她在南菁会的继承权。好友霍思倾为了沈时久不惜和宁无殊反目，无所依靠的无殊落难街头，那个星光璀璨的夜晚，成了记忆里最刺目的伤痛。

在这一切之后，她已经不能再去相信他。她的回归，只想求一场彻底的报复。

她步步为营，经营着自己的复仇计划。两个人在相互的试探中虚情假意，她如愿以偿地接触到她想要的真相，却在那一刻，心里生出前所未有的恐慌。如果沈时久真的如外界所说，无恶不作，那么她要怎么办？是陪着他一起坠入人间地狱，还是冷眼旁观自己导演的好戏，看着他身败名裂、粉身碎骨？

那一刻抉择的艰难，比自己的性命攸关还要难以取舍。

她记得洛杉矶贫民窟她和他的初见，他满身是血地朝她扑来；她记得她第一次生理期时，他背着她时身体的温暖；她记得没有月亮的晚上，他凉如水的目光。所有的回忆汹涌而来，刻骨的恨意对面，是她深陷尘埃的爱意，如果说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那么宁无殊不能没有沈时久。

爱与被爱同罪。她已经作好了准备，刀山火海地跟随，他是她的命，无论好坏，她都认了。而他棋高一着，绝处逢生，自始至终，他要的不过她的相信。

只要她相信，就会明白他一直都在她身后等待。你若天长，我敢地久，我们谁也不辜负谁。

编辑 夏虫

2011-3-1



001

楔子

005

Chapter 01

《流金岁月》/叶倩文

去流逝似金年月
如何令往昔留住
金光里 难在雨中重逢
前尘事倍添凌乱
晴阳升上
斜阳归去

031

Chapter 02

《命中注定》/庾澄庆

人的心中
都有个孩子
特别容易
和纯真接近
奇怪的是
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
我特别想你

061

Chapter 03

《我依然爱你》/许茹芸

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
我孤孤单单留在回忆里
好想陪你再淋一场雨
要世界为我停止呼吸

099

Chapter 04

《幸福的地图》/萧亚轩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
我要梦想抱你个满怀
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
我都不怕

目录

129 Chapter 05

《我心似海洋》/江美琪

我的心是一片海洋
可以温柔却有力量
在这无常的人生路上
我要陪着你不弃不散

165 Chapter 06

《暗涌》/王菲

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
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
仍静候着你说我别错用神
什么我都有预感
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
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197 Chapter 07

《黑暗之光》/雷光夏

海靠近我
空气湿了
黑暗温柔
凝视着我
繁星亮起
回忆浮动
曾经存在
如今隐没

225 尾声

天长地久时

即使你坏得无可救药，
我还是不能阻止自己喜欢你。
这就是我宁无殊的命。

243 后记

245 番外



楔子

这里是旧金山市最混乱的贫民街。

一条昏暗的深巷中，刺骨的寒风阵阵刮过，将满地破旧的报纸、塑胶袋撩拨得哗哗作响。偶尔会窜出一两只觅食的老鼠，它们夹着细长的尾巴，旁若无人地在垃圾堆里钻进钻出。从远处传来的闷躁的金属乐、杂乱无章的敲击声、人群疯似的吼叫，宣告着这个已经被有钱人遗忘的地方仍有属于他们的圣诞狂欢夜。

狂欢？真贴切。

Sean斜倚在墙上，慢慢拨开打火机，点燃一支烟。抬头，看着四个手持棍棒的混混靠近，狭长灰暗的眼睛在烟芯的明灭中闪烁着阴鸷而兴奋的光芒……

也许在别人看来，只有心理扭曲或阴暗的人才会有像他这样骇人的爆发力，因此每一招都是为了置人于死地。一记重拳将最后一人打倒在地，他笑着走上去狠狠地加了数拳，直到对方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才晃晃悠悠地起身。

巷子的拐角处传出一点细微的声响，他蓦地回头，视线对上一双闪躲不及的眼睛。那双眼的主人在看到他的脸后，像是见到鬼一样迅速后退了一步。

Sean勾起嘴角，游戏才刚刚开始。

.....

这次倒大霉了。

宁无殊在心里叫了声。

她不该在被三叔送来美国才十多天的时候就从酒店里偷跑出来，也不该在看不懂英语的情况下指着不熟悉的地图让计程车司机把自己给载到这个鬼地方来，更不该被打架的声音勾出残存在理智外的好奇心跑来一探究竟。

结果她看到了什么？那个黑发黑衣的有着东方人面孔的少年，比她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恐怖。幸好，她对自己的百米赛跑非常有自信。

“Hey！”他指着她，刚从嘴里吐出一个英文单词，随即改用蹩脚的中文说，“你别跑……”

但她已经飞快地跑了。

Sean低咒一声，拔腿去追，她一路朝后面扔垃圾袋让他觉得很烦，为了不兔子从嘴边溜走，只能踩着垃圾袋飞扑过去，直接将人给压在了墙板上。

无殊被撞蒙了片刻，等她回过神来挣扎，那双胳膊已经像铁打的一样牢牢箍在了她的腰上。

少年身上有一种特有的费洛蒙，混合着淡淡的烟草和血腥味，令她止不住地犯晕。

他在耳边不怀好意地轻笑：“看你一身名牌，家里肯定很有钱吧？”

是啊，她爸以前是个靠拳头称霸菜市场的暴发户，恨不得在她脖子上套个

盘子大的金牌，再刻上“我爸最有钱”几个字。听说有些地方的人很是仇富，若仅仅是想绑架勒索也就罢了，怕就怕劫财又劫……

不！她一声尖叫！她才12岁，花苞一样的年龄，怎么可以遭遇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在他脸上留下数条抓痕后，她终于从那人蹙脚的中文口语中得知这里没有什么绑架勒索犯，只有一个混混在向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推销自己最擅长的能力，他可以做保镖、做打手、做替身、做沙包，做一切她想让他做的事情，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无殊松了一口气，突然又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赋予重大使命的救世主，为能拯救一个堕落的灵魂而雀跃不已。

不过，那样的想法最终停留在他将十根带血的手指扣在她胸口的那个瞬间。本想自我安慰一定是他放错了地方，但当他以惊奇又怜悯的口气问她为什么有钱人也会发育不良时，被遗忘的小宇宙终于爆发了。她一下子抱起旁边的垃圾桶盖，使出吃奶的力气反手砸在他脑门上作为回答，然后一边抹眼泪一边往巷子外跑。

无殊从小耳濡目染，什么样的浑球没见过，可就是没见过这样的。

瘸着腿依旧无赖的人在后面紧紧跟着，像是她的影子，甩也甩不掉。他说他是华裔，名叫Sean。

无殊一听，忍不住回头跳脚骂他假洋鬼子缺德鬼下流坯小人妈的！她涨红的脸在月光下变得晶莹剔透，像是要羞愤得滴出水来。Sean看着她，嘴角渐渐扯出不见城府的笑，衬着一身黑红色，却有种说不出的性感。

很多年后，当他以沈时久这个名字站在权力的顶端，开始他辉煌的人生时，他依旧清晰地记得今时的这一幕。也许正像有些人说的，男人无论多情或冷酷都会铭记他的初恋，称之为情结。





Chapter 01 《流金岁月》叶倩文

去流逝似金年月
如何令往昔留住
金光里 难在雨中重逢
前尘事倍添凌乱
晴阳升上
斜阳归去

[1] 旧事如梦

平安夜的摩天大楼，灯火通明，似披星巨塔傲踞于城市最繁华的黄金地段。

社会各界名流、媒体以及摩天高层在富丽堂皇的穹顶宴会厅会聚一堂，当数道光线落在拱柱形门前铺着深红色地毯的走道上时，全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众目翘盼中，一身黑色制服的摩天总裁在四男一女的随同下姗姗来迟，立时成为冠绝全场的焦点。男人轮廓深刻的五官在耀眼的闪光灯下折射出冷峻的光芒，颀长身影有如众星簇月般朝着主席台走去。原本喧哗的大厅，因他抬起的手势而变得异常安静，独剩下媒体记者手中雀跃似的快门声，以及他惜字如金的沉稳致辞：“今天向大家展示的，是即将在四大区中心投入使用的粒子银幕。”

通过粒子千变万化的组合形式来向观众展示悬浮于空中的立体影像世界，并且市面上任何一款手机都能同步显示，这项技术是摩天电子耗时两年研发的新成果。

晚7点整，东区的飞马广场、南区的汇元中心、北区的新街口、西区的音乐广场上空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自四面八方会聚而来的璀璨晶点，犹如拼图般组合成巨大的三维粒子屏，整个宴会厅清晰地浮现在画面之中，通过环点反射定位的扬声技术，广场上皆能听到那波澜不惊的磁性声音……

如果有人问沈时久是谁，那他一定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

现年28岁的他，三年前就已经是南汀最大社团南菁会的会长，后以沈氏第一继承人的身份拿下了摩天财团38%的股权，以此打败另一家族继承人时任摩天银行总裁的北堂皓，正式成为这个双家族财团的第一大股东，并接任财团总裁之位。

其中自然不乏反对的声音，称他动用社团势力以卑劣手段胁迫一些股东在不甘愿的情况下出让股份。这样的说法虽未得到证实，却使他一跃成为最受争议的风云人物。

不过，这些年他在摩天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由他主持的地产与电子一直在业界独占鳌头，至今已算是坐稳了财团的第一把交椅。

撇开复杂的背景不谈，沈时久本身所创造的辉煌早已经让他成为年轻人的偶像，更是南汀女子望尘莫及的梦想。

无殊对着电脑屏幕露出一抹淡淡的冷笑。每次看到类似的报道，她的反应

总是如此。这个男人的成功对她来说不过是种巨大的讽刺。一个靠掠夺拥有一切的人竟然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叫她如何能不冷笑。

三年，她离开南汀整整三年，原来什么都没改变。从回到南汀的那天起，她就在复习这种痛楚，伴随着每夜如期而至的噩梦，她开始变得烦躁。

每天清晨，无殊都会在床头静坐片刻，直到窗外的阳光照亮整个房间。

今天，她想出去走走。跨上黑色的改装凯旋摩托车，听风声在耳边呼啸穿梭，她暂时忘记了所有让她不快的往事，眼里只有那条永远看不到尽头的路。

车子行至北安路十字路口，前方亮起了红灯。

无殊停下车，抬头望着交通信号灯上的计时板。数字跳至30时，耳边传来低沉的汽车引擎声——布加迪威龙的最新限量版，霸道的银灰色车型使其轻易地成为了车流中的亮点，除却速度上的无与伦比，其抗击、防爆能力更是出类拔萃。

无殊握在手柄上的指头倏地扣紧，深不见底的眼睛透过头盔上的防风镜看着坐在车里的两个人。

冬季和煦的晨光穿过车窗玻璃静静停留在沈时久冷峻的脸侧，他一手随意地扶在方向盘上，而后接过霍思倾递过来的手机听了不到十秒便挂了，犀利的唇角有短暂的紧绷，目光却不动声色地落在前方。旁座的霍思倾靠向他不知说了些什么，他侧过身摸了摸她的头，亲昵之情不言而喻。

计时板上的数字跳至5，沈时久恢复到原来的坐姿，视线随着他的动作自然地滑过右侧车窗。也许他注意到了车旁的那抹黑影，却不曾有丝毫停滞。

无殊的手指握得更紧了些，一滴冷汗从额际滴落在眼皮上。

红色的电子数字跳至0，伴随着不同的引擎发动声，车子就像两只低吼着对峙的野兽，在电光石火间，冲出了前方阻截的栅栏。

分道而驰。

[2]爱情输家

圣誕于无殊来说是冷清的，并非是因为无处可去，事实上，她现在的朋友闻奇、小是和宋西一直想拉她出去狂欢一把，但她固执地选择了独自静处。整个上午，她都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翻看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一直看到眼睛发酸，才放下书，望向远处的风景。

在日本的几年，她一直住在乡下，早就习惯了远离喧嚣的生活，回到南汀后便想找一处偏静的地方，靠山靠水最好。可惜这里已经鲜少有真正的山水之

地，就算有也被夷为平地盖房造楼了。最后闻奇替她找到了位于东郊的这套老房子，因为离此处不远有个不大不小的天然湖，风景还算不错，附近也有山，虽然看起来顶多就是个大土坡，但还是能看到几处峭壁。

有人说过，在我们国家，你的富裕要让人看得见，否则没人会相信你真的有钱。她想，沈时久那幢市价高达3.2亿的山顶豪宅应该就是最好的写照。杂志上的照片拍得很唯美，白色建筑主体掩映在葱翠绿林之间，现代化的理性细腻与大自然的野性粗犷完美地融合，是英国目前最著名的现代建筑设计大师的代表作之一。

近些年沈时久又多了个收藏癖，有时候为了几件突然看上的珍品，他会扔下手头的工作来往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一掷千金。有人收藏是因为真的喜欢，有人却是因为单纯地想得到，他便是后一种人。而这种人对已到手的东西通常不会再多花半点心思，大概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别墅的储藏室里究竟堆放着多少以百万计价的名贵奢侈品。

在家闲待了半天，无殊下午跑去爬山，一鼓作气到了峭壁顶处，才知道此地已经被人征服过。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乍看人模人样，上面用红色喷漆喷着“山顶冻人”四个字。

别说是冬季，就是春秋时节站在这个风口位置也还是很冷。她自出了事故后一直畏寒，在顶上待了没多久，就找了一条较缓的坡道往下走。不过天公不作美，偏偏在这时下起了雨，雨点打在山树上，啪啪作响。

她低咒了一声，想赶在山路全湿前下山，好不容易近了山脚，却踩到一虚坑，脚踝扭过，身体不自觉地失了重心，差点就从坡道上一直滚进马路上驶来的雷克萨斯车的轮子底下。

车子停了，一个女人从车上走下来，身后还紧紧跟着一个男人替她打着伞。

“小姐，你没事吧？”

无殊蓦地抬头，四目相对，两张脸两副表情，有点滑稽。

“你怎么会到这种乡下地方来？”

“……我去了趟灵安寺。”几年不见，霍思倾显得有些拘谨。

无殊了然地点点头：“要结婚了，去寺里求个平安符也好。”

霍思倾不是没有听出她话中的讽刺意味，可说到底都是自己活该，她不会也不会和无殊计较。见她的脚似乎崴到了，便说：“你要上哪儿，我送你。”

“不用了，我就住在附近。再说你这种高档车也没法开过去，几个泥坑一



过，就不是雷克萨斯，而是雷死傻死了。”

霍思倾一时没了主见，后面像是保镖一样的高大男人开了口：“霍小姐，快5点了，再不走沈先生那边怕是会迟到。”

无殊朝一边移了两步，让开道：“来日方长，总有机会再见的。”

“那你多保重。”

坐进车中，霍思倾透过车窗看后方。

依旧矗立在原地的宁无殊被笼罩在朦胧雨丝下，像江中飘摇的一杆孤芦，叫人没来由地心悸。

以前还是南菁会大小姐的时候，无殊有个不好的习惯，早上不管吃什么一定会吃一半倒一半。因为喜欢赖床，8点上学她7点被人叫醒，每次都要在床上思想斗争半个小时才能起床成功，吃早饭自然成了大问题，又不能不吃，只好趁父亲不注意将吃不完的统统倒进同桌吃饭的任何人碗里。后来沈时久跟着她回了国，她就只往他的碗里倒了。

别看他现在高高在上、一呼百应，那时候让他走东绝对不会爬西，让他走路绝对不会坐车，让他帮忙把功课做出90分的成绩绝对不会做成91分。但他太聪明，不论做什么事一遍就过，又从不出差错，父亲向来看重人才，没多久就将他带进了南菁会，等到他成为社团大红人后就再也不是她可以欺负的混混了。

有人提醒过她的父亲，说沈时久这个人野心勃勃，是不会甘心屈就于他人之下的。但是他只有无殊这一个女儿，在得知自己患了绝症后，便有了一个打算，如果沈时久能成为他的女婿，那会长就可以让他担任，女儿也不会吃亏。没想到，沈时久拒绝了，他说她并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好强的她虽不曾表露什么，但身为女性的自尊到底是受了伤害，因为在父亲眼里她是个弱者，在一起生活了十年的他眼里自己是个不知好歹、任性、不讨喜的女人。

父亲溘然离世，她的情绪非常低落，再也没了往日勇者无惧的冲劲，甚至有了离开南菁会的想法。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沈时久也像变了个人一样，不再和她针锋相对，反倒让她产生了暧昧不清的感觉。

她那时候真是很单纯，以为他和她一样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就算心里喜欢，嘴上也不肯承认。所以，他可以纵容她无理的发泄，她可以容许他拥抱她、亲吻她，甚至逾越了规矩与她有了肌肤之亲。

后来她做了一个梦。站在熟悉的家门口，四周却是黑色的棘藤，滑腻的

泛着青光的石板路缝间隐约可见红色的液体流淌而过，惨白的月亮挂在半空，幽暗沉寂得让人发狂。沈时久朝她走过来，近了才发现他胸前有一摊黑色的血渍，他说他在找一样东西，然后就看到他握着一把刀向她毫不留情地挥过来。

三天内，南菁会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忠于父亲的部下一个个提出退休回家养老。她仔细回想，发现很多以前推翻的怀疑如今成了可能，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不顾沈时久心腹的阻拦推开了南菁会总部的会议室大门。

谁也不用开口，她便如坠寒潭。在这个地方，在她所不知道的时间，沈时久以及洛则在内的南菁各分会的代表全部聚集于此。顾沅其、徐露、伍向阳和习天宇都是沈时久一手提拔上来的，看到他们她无须惊讶，只是没想到连视她如亲人的洛则和三叔也背叛了宁家。

变势之快始料未及，在父亲过世的第五周，大家一致推选沈时久成为南菁会的新任会长，原定继承人的她被他们以不适合主持大局为借口架空了所有权力。

那天，她对她说：“我这么做有我的理由，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是啊，后来她终于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一转眼，你会发现什么都变了，信任变成了怀疑，温情变成了冷酷，幸福变成了讽刺。她站在窗口，用指甲一遍遍挠着玻璃，那种刺耳的、尖锐的声音揪着她的心脏，在上面勒出了一道道细小的伤口，然后，崩溃。

一大早，无殊便走进书房打开电脑，登录MSN，找到线上的K。K是无殊在日本的老师介绍认识的，不过她一直不是很清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可以在半小时内破解任何网络系统。

“K，有没有什么好消息？”谈话简单明了。

“中东战事一触即发，国际炒家预备借题发挥，石油价格到时肯定会大幅上涨，建议只将能源类股票趁低满仓。往年油价上调，房价一般会下跌，但这一次很难说，看谁吃得最准。”

“不知道沈时久怎么打算，摩天近来对地产的投入很大。”

“我这里新出了一个木马程序，你要不要拿去试试？”

短时间内入侵一台电脑对于K来说不是件难事，但要在一台电脑内植入木马，并且在有所动作时安全地躲过摩天内部的查毒系统却需要机主的“配合”，于是K建议她通过电子邮件来激活病毒留在沈时久个人电脑里的后门。

沈时久是否会看自己的邮件，无殊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对方不屑一顾，再多的话也就是一串串的字符而已，所以她只是说：“我回来了。”